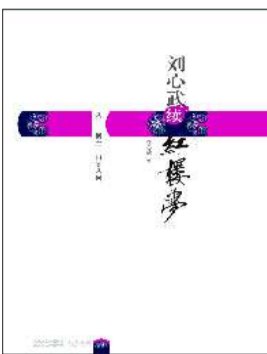


8

宝玉送云妹妹什么贺礼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刘心武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。此二十八回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……

那宝玉得王夫人迁出大观园之命,对怡红院恋恋不舍。及至想到今后与黛玉仍住到贾母处,两人更比在园子里近,耳鬓厮磨,愈加便利,也就转嗔为喜,搬了过去。

众人搬出,只剩稻香村拢翠庵二处人烟。没几时,园里就只有稻香村拢翠庵两处及所通园门的路径保持齐整,其余地方落叶不扫,灰尘不掸,引来许多寒鸦筑窝聚会,更有狐狸鼯鼠频频出没。

庵里的人清静惯了,李纨安之若素,那贾兰得潜心读书,有时更到园子荆榛纠结处去习射练武,只可怜素云等白天无聊,晚上更疑神疑鬼,只盼着得机会出园子传话取东西或有鸳鸯平儿等来问安送东西,方能稍增几分活趣。

那日平儿到稻香村替凤姐嘘寒问暖,兼自己给李纨请安,又送来茶叶等物。素云碧月等围着平儿说话。

素云见平儿身穿粉底红花夹袄,赞道:“好鲜丽!”平儿道:“特为赴婚宴制的。”二奶奶的,比这更华彩精致哩。”

碧月道:“三姑娘不是明年才出阁么,你这就穿上了?”平儿道:

“三姑娘固然要出阁,只是还有赶在他前头的呢。”

素云碧月一时想不起来,玩笑道:“敢是你也要出阁了?”

平儿只望着李纨:“大嫂子你也不管管他们,欺负起我来了!”

李纨道:“你可怜可怜他们吧。跟着我,花儿朵儿都比你们插得少。更别说是穿身艳荷的衣服随主子外出赴喜宴了。我须回避,他们自然只好随我。”又转向素云等说:“难道只有一个三姑娘要出阁了么?真是岁月如梭,展眼小姑娘们都要当新娘子了!就是我那绣妹子纹妹子,姑娘也张罗上了。那天去给老太太太太请安,说是琴姑娘的聘期定在明年春分前后,正跟三妹妹前后脚上轿。可眼下就有办喜事的。云姑娘啊!”

素云等道:“他倒早定了人家。只是怎么前些时没有动静,这下说上轿就上轿?”

平儿道:“你们是知道的。史大姑娘打小没了爹娘,只轮流在两个叔叔婶家过活。老太太虽疼爱他,他那婚事究竟还须叔婶作主。许的是卫家公子卫若兰。那卫公子我原是远远见过的。”

边,问黛玉带件什么贺礼去?黛玉秘而不宣。

紫鹃道:“我们姑娘能有什么?不过是自绣的荷包几首诗罢了。史大姑娘见我们姑娘去,必高兴得不行。你想想,回乡探病送葬不算,我们姑娘这些年通共只出过一回府门,就是那年去清虚观打醮。现在更比那病病歪歪,竟破例亲自去贺喜,史大姑娘见了该怎么个情景呢?我们姑娘亲自,什么贺礼比得了?就是天大的礼物!”

黛玉笑道:“你这么夸张,我倒不敢去了。”又问宝玉:“你送云妹妹什么贺礼呢?”

宝玉话到唇边,因怕黛玉起疑心,又收了回去。

黛玉笑道:“我替你说出来吧。那年清虚观打醮得的金麒麟,岂不是最好的贺礼?”

宝玉见他已并无丝毫疑虑,心内大畅,也笑道:“正是这个。史大妹妹本有一只小的,应是雌的。我这里的这只大,应是雄的。正好拿去让卫若兰戴上。岂不是麒麟会?过两年生下个麒麟儿,我们再送去只小小的!”

黛玉啾道:“凡事别拉扯上我!知那时我还在不在?你要送只管自己送!”

紫鹃道:“宝二爷说得没有什么不对。喜上加喜么!”

我家的狗是一般的狗吗?

狗尿苔说:我给坟地里送的火绳!

天布媳妇给狗尿苔开始盛饭,狗尿苔一眼一眼看着,说:你把勺摇摇,多给我些豆子。

天布媳妇说:我下锅给你捞啊?!随便盛了一碗,往锅台上一放,说:吃去!

狗尿苔看着碗,碗里没有一颗黄豆,他不吃,委屈得呼哧呼哧吸鼻子。

天布媳妇还说:咋啦,白吃饭还嫌有豆没豆?

狗尿苔忽地把筷子摔在了锅台上,一根筷子又弹起来掉在了锅里,天布媳妇说:哎,哎,你这碎,给我发凶,你敢给支书发凶去?!

院门口有人在说:老顺,你咋没去帮忙?老顺说:我害病哩。又有人说:害病哩还来吃饭?

老顺说:我来寻狗尿苔,在不?狗尿苔正气着,说:寻我干啥?!老顺就堵在厨房门口,粗气吼道:你把我家狗的毛剪了?

狗尿苔一下子蔫了,说:不是我剪的。

老顺说:不是你剪的?守灯看见你拿了狗毛,不是你剪的?!

老顺扑过来抓狗尿苔,狗尿苔头上没头发,抓住了耳朵,狗尿苔叽里哇啦叫。

旁边人忙起身劝,问老顺你啥事吗,啥事吗?老顺就给大家说他家的白毛狗多好的一身毛,就让狗尿苔把毛剪了,狗回到家,它不知道它成了什么样子,刚好他媳妇对镜梳头,狗跑到镜前看见了它,噢地就晕了,倒在地上。这已经一天一夜了,狗再不吃喝,害怕着到镜子前去,又忍不住过会儿到镜前去照,一照就又晕了。他媳妇把镜子放在了柜盖上,只说狗寻不到镜了,可刚才狗又爬上柜盖去照,一头就从柜盖上栽了下来。

老顺这么一讲,院子里的人都笑,说你家狗这么爱狗面?

老顺说:我家的狗是一般的狗吗?它是古炉村的狗王,这还让它活呀不活?!他说着气又上来,拧狗尿苔的耳朵,狗尿苔的耳朵快要被拧下来了。

婆在上房的灵堂后给马勺他妈穿老衣,按规定老了人得穿五件或七件,但马勺说他没准备这么多,就穿三件吧。婆说三件合适不合适,马勺说吃饭穿衣看家当,有

啥不合适的?

正商量着,听说院子里老顺打骂狗尿苔,婆就跑出上房,见老顺把狗尿苔耳朵扯得那么长,就一下子扑过来抱过了狗尿苔,说:老顺老顺,你手重,咋回事?

老顺说:他剪了我家狗毛!

婆拉过狗尿苔叭叭扇了两个耳光,说:你剪狗毛啦?

狗尿苔说:是……

婆又扇了耳光,说:你剪了?狗尿苔说:我没剪。

婆说:你没剪你就说你没剪,你给你老顺叔说你没剪么。

婆又给老顺说:真的不是他剪的。老顺说:不是他那还有谁?

田芽端着碗去院门口,看见支书和他老婆从巷口过来,忙进院说:老顺,猪圈狗圈的都是狗尿苔屎的?不就是剪了个狗毛么,谁是你家狗杀的吃了?支书来啦,你这么嚷嚷着让支书听到了又该上纲上线,认定是狗尿苔破坏呀?!

话刚毕,支书进了院,说:说啥的,声这大?田芽说:让老顺吃饭哩,他不吃又要去坟地里拱墓呀,大家都夸老顺是个好党员!

30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: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,记忆为墨,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14

一个字为什么对项链感兴趣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◆作者: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书中相遇。围绕着中国汉字,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,中文系的研究生,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,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,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茅屋里没有了声音。

过了一会儿,只见屋中走出两个身影。桑南不禁愣住了,哪里有什么人,什么女生!分明是两个字,一个是“雯”,跟在后面的是个“朵”。

“雯”看见了桑南,忽然停住脚步,久久地看着他。

桑南看见那个“雯”字,不知道为什么心中忽然一热,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敲打着自己胸口。他低头一看,原来是那个项链上的玉章在微微地泛着光芒。桑南不由得摸摸前胸。

“雯”字是个雨字头,“雯”的字义解释就是成花纹的云彩。很普通的字嘛!可是桑南不知道为什么,却凭空生出一种依恋之情。

桑南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那个“朵”吃惊地说:“这不是个人吗?真怪呀!”

“爽”说:“可不就是个人吗,你看着新鲜,我看着还新鲜呢。”

“雯”出神地看着桑南。桑南也痴痴地看着“雯”。

“你们怎么了?”“爽”左看看右看看,他不明白,为什么就这样互

相看着。哦——对了!自己刚刚看到那个人时,也十分惊讶。

双方都没有回答。

“爽”大声对“朵”说:“现在有人追我们,在你们这里躲躲行不行?”

“朵”说:“可以,可以。”

“朵”迎上前去,一边仔细端详一边问道:“请问先生尊姓大名?”

“我叫桑南。”桑南如梦方醒。

“朵”失望地摇摇头:“你知道一个叫杨天斌的人吗?”

桑南认真地想想说:“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。他是谁?”

“他是我们人世间的朋友。”“朵”说。

“朵”的话还没有说完,“雯”急忙打断她:“朵儿,不要再说了……”

“太像了——太像了——”“朵”啧啧称奇。

看着“雯”和“朵”热情有加、欲言又止的样子,桑南感到莫名其妙,心中不由得又是一动。

后面的山路上传来了追杀的声音。“爽”对“雯”说:“这个人先在你们这里躲一躲,我去引开他

们……”

桑南被藏到了茅屋里,“雯”和“朵”站在门口。“爽”继续朝前跑,不急不缓,刚好让“尖”和“变”看得见他,果然,追杀的队伍跟随“爽”一路跑了下去。

桑南躲在茅屋里,发现这茅屋是如此的简陋狭小。在这里生活的字怎么还能有心情诵读陆游的诗?字的世界真是太神奇了。

“先生,出来吧,追兵走了。”桑南走出茅草房。“雯”正在门口等着他。

“雯”说:“放心吧,我叫‘朵’在外面看着,一有情况她就会告诉你……”

桑南一边道谢,一边暗自琢磨,这字的举止言谈怎么和人一模一样呢!真是让人难以相信!一个花枝挂住了桑南的衣服,桑南摘掉花枝的时候,项链显露出来。

看见项链,“雯”的目光不动了。

“请问这项链是从哪里来的?”“雯”目不转睛地看着桑南脖子上的项链问道。

桑南把得到项链的经过说了

一遍。“雯”一边听一边不住地说:“这就对了,这就对了……”话音落地,她再一次仔细打量着桑南,让桑南有些手足无措。

“朵儿——”“雯”高声叫道。

“朵”应声来到“雯”的跟前。

“雯”悄声对“朵”说了几句,“朵”转身定定地看着桑南,“双手”合十,不住地点头,弄得桑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“朵”走上前去对桑南说:“那个人,我们能看看你的项链吗?”

桑南犹豫了一下,从脖子上摘下项链交给“朵”。“朵”拿着项链又交给“雯”。“雯”急不可待地接过项链仔细查看起来。

桑南感到奇怪,一个字对项链为什么这么感兴趣?

“雯”翻来覆去地看着玉章,一面看一面不住地点头。

桑南始终关注着“雯”的表情。当“雯”捧着项链好像要把它交还给桑南的时候,一时间,桑南感到“雯”那个雨字头里的四个点就像云彩化成了雨水,更像泪水在徐徐跌落……桑南的心中充满了莫名的悲凉。

桑南哪里知道此刻“雯”的心情。

“雯”忽然昏了过去,倒在草地上。“朵”急忙上前搀扶她。